

文章正宗

九

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十四

議論

王父偃論伐匈奴書

齊國臨菑人。學長蘊從橫術。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謁下。

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偃及嚴安書。並取史記本傳。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

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
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
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
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
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
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
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
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謂地多沮澤鹹鹵然後發
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
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膳琅琊負海

之郡。轉輸比河。

黃膳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比河也。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

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

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

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

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

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火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嚴安論征伐書

以故丞相史上書云云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機。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

以爲更生。

按安此言過矣。

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

仁義。賤權利。

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

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

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

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

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

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

口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

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

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

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羗爨。畧葳州。葳。貉也。建與穢同。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

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徐樂書畧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偏
祖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
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
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
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
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當此之時先
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
此之謂瓦解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
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
本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
而身爲禽吳楚齊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者安
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
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
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
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
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
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
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
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按徐樂之書謂
基本積壤爲土崩禍難驟興爲瓦解其說似矣然聖賢

慮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微為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勢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故取不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

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漢書下同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

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按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為真

漢相與

蕭望之伐匈奴對。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

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

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

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

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

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

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
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
竟遣兵護輔

呼韓邪單
于定其國。

賈捐之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
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

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
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
亂。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
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
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
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
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
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謂襄
初爲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孔子定其文。孔子作
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狄之國雖大。自稱春秋夷
王者皆貶爲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
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
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
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憫中國未安。

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爲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
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
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
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
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
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
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
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